澳華新文苑

第1232期(A)

今晚，張愛玲出場

二〇〇五年，央視《百家講壇》播出了淳子主講的《花憶前身——張愛玲的戀父情結》上、下集。這檔節目在央視獲優秀節目獎。時，我在安徽省電視臺《舊聞新説》任主編。遂向淳子發出錄製節目的邀請。淳子欣然允諾。

張愛玲的貴族基因發軔安徽；家族故事如一部擴大版的《紅樓夢》，是張愛玲文字的原鄉。張愛玲生前的最後一本書《對照記》，則是縮小版的家族歷史。張愛玲在書中寫："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一九九三年，淳子在電影《紅玫瑰和白玫瑰》劇組，獲得一套《張愛玲全集》，亦是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

淳子抵達合肥的那日，我去車站迎候。

《一個女人的聖經-荊棘鳥張愛玲》封面

之前，我們未曾謀面。但在人群中，一眼識得淳子——獨特的氣質，被張愛玲附體的氣質。我對淳子説了我的第一印象。淳子略一沉凝，然後道，這是可能的，因為每每讀張愛玲，都有靈魂出竅的感覺。

錄製節目前，淳子先去了張愛玲曾祖父李鴻章祠堂。站在晨曦的嵐氣中，淳子念念有詞，大意是，她替張愛玲來祭祖了；李家祠堂因張愛玲，香火綿延。

與淳子的合作，延續了十多年。在這期間和其後，淳子從未停止過探尋張愛玲的腳步。

二〇二〇年，張愛玲誕辰一百周年，淳子在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惘然張愛玲》。這是淳子的夙願。我有幸擔任了此書的特約策劃。

淳子是老實人，做學問也都是老老實實的。她有言："文學的探究，是有偵探成分在裡面。"

淳子研究張愛玲，歷經三十多年，寫下了二百多萬字的著作，她的腳印，覆蓋了張愛玲的腳印。

坊間有一個戲謔的説法：華東師範大學教授陳子善是張愛玲最後的情人；淳子是張愛玲的新聞發言官。淳子記者出身。"在場"，是職業的必須和本能。

她書寫張愛玲的基本策略是：書證、物證、實地考察、相關人物採訪，然後鋪就一條清晰、嚴密、翔實的證據鏈，具有字典功用。淳子説，早年讀書的時候，古文老師要求做到"字字敲得響"。她做到了。

二〇一四年，淳子坐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圖書館，這裡收藏了張愛玲美國四十年的全部手稿。她撫摸著張愛玲的字跡，呼吸著舊紙的氣息，一行熱淚滾落下來。窗外，鳥鳴高亢，她仿佛看見誇父棄杖的地方……桃花盛開……張愛玲穿一件桃紅旗袍走來，淺笑道："只要活著，就要寫下去"。

丹田一凜，靈魂過鐵……淳子企圖攥住空氣裡的張愛玲，她害怕這樣的感覺稍縱即逝；匆忙回到酒店……

那家粉藍色的、瑪麗蓮· 夢露居住過的酒店，打開電腦，噠噠噠，噠噠噠，走火入魔，用最直接的方式，劇本的方式，搬演了張愛玲美國四十年的歷史——《一個女人的聖經》。此後，每隔一段時間，淳子便拿出這個劇本格式的傳記，這裡，那裡，繡花一般，細細雕琢磨礪。她笑稱，這個劇本是總也完成不了的一件女紅，而她就是那個白了頭的宮女。

語言的所指和能指是有限的，不完美的，永遠無法表達出存在的本質。但至少，《一個女人的聖經-荊棘鳥張愛玲》，文字是肉做的，其銷魂的魅力表達了作者對生命深刻的感受力。

淳子説，"《一個女人的聖經-荊棘鳥張愛玲》，是兩個同城女子，靈魂在晚風中的彼此相遇；'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我是懂她的。她一直潛伏在我軀體的某處。她在海外流亡了四十三年，骨灰撒在太平洋裡。我用我的文字迎她回家。我們彼此完成了彼此。"

今晚，張愛玲出場。

方可

輪回

孫晉福遺作

何必識破時間是攔路的匪
何必指認春天是青春的賊
掛在眼角的晨露冰花如玉
僞裝的盛開顯得那麼深邃

我張嘴大口地呼吸著喧囂
用鬆散的齒縫把月光磨碎
寂寞的空曠是死去的村莊
裝飾的廢墟是出土的魔鬼

黑夜如一杯烏雲深不見底
靜好的田間蛙鳴卷成頹廢
繁華似錦寫在荒野的額上
黃沙風雪搖晃著我的墓碑

黎明在我的皮上燃起篝火
夢的灰燼映著活著的傷悲
用張開的森林去擁抱風雨
用石頭去兌換星辰的光輝

已對他鄉的黎明司空見慣
忘記恐懼的夜色以黑留白
是否嘗過文字的長風細雨
用月色澆灌出絕望的滋味

不確定的死亡散落了一地
大樓和街道都緊閉著嘴唇
這世界只適合在夜裡行走
所有的道路都在越走越窄

機器轟鳴的聲音也在變弱
乾癟的草原不再相信眼淚
我是地球的孤兒守望天涯
一浪潮湧揪翻又一場輪回

（本詩曾發表在2024悉尼國際詩歌節特刊。）

2024年4月6日，"孫晉福先生詩歌研討會"在樂調（Rockdale）圖書館舉行。會後部分與會者合照。

孫晉福先生生前風采

魔都浮世繪 滄海即桑田

——吳正《長夜半生》讀後

張小河

吳正的長篇小説《長夜半生》是一本讀完還需反復回味的書。該作品所蘊含的深刻思想，雖然隱藏在字裡行間，卻是需要讀者思之良久，舉一反三，才能慢慢地領悟到的。當年魯迅評《紅樓夢》時曾説："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吳正此書，大概具有相同的內涵，雖然廣度不及《紅樓夢》，但其悲涼之處，卻異曲同工。

在小説接近尾聲的第29章215頁，作者曾經感慨現代中國經歷的分別對權力才華和金錢崇拜的三個階段。因此所謂的"長夜半生"，其實就是描寫在這個素有東方巴黎之稱的城市，人們如何在權力才能和財富之間巧妙地輾轉騰挪，時而順風順水，時而隨波逐流，但卻逐漸地失去了人性本真的過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這個滄桑巨變的時代中，作者通過對幾個小人物愛恨情仇的客觀描寫，反映了中國社會近百年來的人世滄桑。

首先，人們，特別是女人對權力的追逐，雖然在作品中很少體現，但卻是潛在地存在著的。因為彼時的中國，洗腳上田的泥腿子剛剛奪取了政權，還沒有來得及附庸風雅。就算是被稱為儒將的陳毅元帥，也還在忙於鞏固權力。在"三反五反"中，他作為上海市長，在戰勝了不少的"空降部隊"（指跳樓自殺的資本家）之後，終於在這個城市裡留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園和塑像。

而彼時代表權力核心的高幹及其子女們的愛情和婚姻，還僅僅停留在門當戶對的階段。比如陳毅之子陳小魯娶粟裕之女，就是這種愛情或者婚姻的真實寫照。當然，進入七十年代，特別是文革以後，這種權力對平民日常生活的介入就成了社會生活的組成部分。例如，還在戲劇學院讀書的陳沖，在飾演《小花》初露頭角之後，立刻就成了高幹子女的追求對象（詳見《貓魚》一書）。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這部《長夜半生》，主要揭示的還是男士對權勢和名利、與女人對才情和金錢的追逐。可惜這種追求，始終缺乏一點崇高的信念。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在一個漫漫長夜之中因循苟且隨波逐流。只是在這種長夜的盡頭，當時代的潮汐捲土重來之後，才使歷史恢復了其本來的面目。

故事主要在兩個資本家，一個小業主，以及一個小市民這樣的四個不同的家庭中展開。從本質上來講，這等人物和家庭在中國的芸芸眾生中，不過是些小老百姓。但就是這樣的小人物，卻曾經在歷史潮流的裹挾下，游走於生與死的邊緣，模糊著愛與恨的界限。男主角"我"，作為有海外關係的資本家子女，曾經在文革中被誣陷入獄，並與無辜的死刑犯同處一室。這種經歷，如果不能形成深刻的思考，或者至少是引發一種自然的憤怒，就會代表著一個人在精神上的死亡。因此，即使在解凍之後，其人能夠以"儒商"的身份開始文學創作，甚至獲得了某種塵世意義上的成功，但他全部的感情寄託，其實也不過是對過去的悲慘命運進行適度的報復罷了。

女主角湛玉出身豪門，雖然擁有財富和美貌，但苦於生不逢時，因此註定與權力無緣。為求自保，她轉而追求具備作家才氣的潛力股兆正。但由於這種追求是虛假的，一旦時過境遷，她就回歸了本性，開始在本階級內部尋找出軌物件了。在湛玉身上，女人慕強逐富的本性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與湛玉相比，雨萍就是她人生境遇的七巧板。她雖然缺乏財富和美貌，但似乎更具人性。她純潔善良與世無爭，自始至終接受著命運的擺佈。那個失而復得的千結衫，作為民間質樸的象徵，既彰顯了她的淳樸真摯，又反射著男人們的勢利和涼薄。表哥對之嫌棄，丈夫對之冷漠。命運的捉弄，雖然並沒有給她美滿的婚姻，但精神層面的愛情和思念，一旦時機到來，就像那所城市一樣地自然回歸了。

在這樣一個由平行四邊形所構成的家庭結構中，雨萍其實是精神層面上的"上只角"。另一個"上只角"是兆正，一個在時代潮流的巔峰時刻可以行善，但是在商品大潮的低谷時期卻只能敗北的小市民。他的麻木和精神勝利，簡直可以直接嫁接阿Q。在財富和權勢面前，他分明戴著一頂綠帽子，卻自欺欺人地認為，這不過是完璧歸趙，把自己搶來的物品還給原主人罷了（見第227頁）。

在書中並未具名而其實是男主角的"我"，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商界"唐璜"。他可以被看成是位居極右側的"下只角"。雖然他也曾歷經苦難，但最後卻恩將仇報，重色輕友，把往日的情誼擲諸腦後。他在欺了朋友之妻以後，竟甘之如飴，並沒有絲毫的愧疚。所謂家中紅旗不倒，外面彩旗飄飄，大概就是指的這類人吧？

吳正《立交人生》另一版本《長夜半生》封面

這使我想起白樺寫過的一個上海貴族路先生。即使在文革中，該先生仍然可以在白天道貌岸然地鬥私批修，但到夜晚卻心安理得地自斟自飲珍藏下來的紅酒。文革十年，儘管外面是腥風血雨，他卻從未中斷過自己作為闊佬的奢侈生活。這種人未必是壞人，但卻是中國所謂的商業精英中的代表人物。而尤其令人感慨的是：能夠如此生活的人，居然被認為是一種"成功"。

佔有，掠奪，如若不能，就屈服苟且，聽天由命，這就是中國社會精英的日常生活和終極追求。這個民族，似乎從來就沒有對於尊嚴和崇高有過任何的嚮往。這使得國人的精神面貌一直麻木不仁，萎靡不振，即使在經歷重大的歷史浩劫之後，也不能對沉痛的歷史教訓進行深刻的反思。正如魯迅在《燈下漫筆》中所指出的：中國人的歷史似乎只存在"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時做穩了奴隸"這兩個時代。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看到，所謂的滄海桑田，其實也不過是在這兩個時代之間的平滑過渡而已。白雲蒼狗，江山依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為此擲筆，有詩為證：

港滬依稀形語共，
華洋各自立城頭。
漁村開埠龍門渡，
洋場浮沉狗尾裘。
治世無非儒法間，
齊家只為稻粱謀。
半生遺夢何時醒？
暗夜長長無盡頭。

（2025.9.26.，為"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稿件。參考資料：白樺：《我的鄰居路先生》；陳沖：《貓魚》；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和《燈下漫筆》。）